

“制书”年代

□ 李伟明

如今图书出版便捷，品种日益丰富，家里的书房总在不断增添新书。面对各种装帧精美的图书，我却总是忘不了很多年前的那段往事。

因为对书有一股莫名其妙的爱，中学时代，我曾经疯狂地自制“书籍”。

生活在农村，家里藏书极其有限。为了增加自己的“藏书量”，我只好自己动手“做”书。办法有二：一是剪报粘贴成“书”，二是手抄资料成“书”。

中学时代，我的课余时间都花在捡报纸上面。有些破损的报纸，保存不便，就取其精华，将有用的的部分剪下来。时间一长，资料就多了，翻阅、查看便越来越不方便。这时，我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将它们“文以聚类”，粘贴成册，像出“丛书”般。这些自己制作的孤本“书”，分生活类、文艺类、科技类等，五花八门，样样齐全。那几年，这类“书”我几乎坚持每月“出版”一册，而且给它们编上了“统一书号”。为了使它们美观些，在编排上可得费尽心机，才能做到每页数篇文章刚好吻合成一个整体。我想，报社的工作人员也没我辛苦，当时便很盼望着编辑同志方便我剪报，尽量把每篇文章排得方正些。

与剪报“辑”书相比，手抄“制”书的经历更值得我引以为豪。读中学时，我有个不错的阅读习惯：借人家的报刊书籍，见到自认为有价值的，必抄录之。起先因为没有“出书”的预见，抄得很潦草。后来数量多了，感到很有必要按内容整理成册，于是便越抄越工整，最后干脆将前头不工整的几册重新抄录一遍（称为“再版”）。那时，正宗的教科书没读到多少，“杂牌”书刊倒是一册接一册地借阅，时间浪费不少，试卷上不考的“见识”也增长了不少。记得有一年寒假，从语文老师那里借得一部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，如获至宝，没日没夜地抄，连春节这天也不例外，二十来天假期过去，一千多首词也被我一首不漏地抄完，还编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开学还书时，右手中指已被钢笔压得起了厚茧。

读初三那年，正值全国各地通俗文学刊物泛滥之际，我很不小心地迷上了武侠小说。年轻人果然有激情，读得多了便想一试身手，笔名也取好了，就叫“全庸”（意思是比金庸还差着两点）。尝试着写了几章，困难就来了：自己不学武术，每逢小说中侠士过招时，场景描写总是“活”不起来。咋办？想出了一个笨法子：做笔记。大约两年时间，我将数十部武侠小说中的武打场面描写、历史地理知识都抄了下来，每逢“写作”卡壳时，便翻到其中一段模仿几招。这样一来，这所谓的“小说”还真“活”起来了，有关笔记也积累了十几本。

大约四五年时间下来，我剪辑了二十多本铅印的书，手抄本更是多达数十册，所抄字数在百万以上。后来读大学中文系，有些同学惊讶于来自乡野的我在文史知识方面颇有“博览群书”的嫌疑，我将当年制书的经历如实道来，闻者无不咂舌。

当然，读大学后，书籍多了，也有条件买些书了，自制书籍的历史便自然终止了。当年那些“书”，剪报本因为太粗糙，且已“书老纸黄”，我早已废弃不用，后来干脆塞进老家的灶膛；手抄本则因为付出心血太多，至今仍珍藏在书籍。

雕刻长江

□ 余毛毛

我家住30层顶楼，有个近30平方米的露台。它的地面是缓缓倾斜的，以便于雨水流向地漏。我找木匠铺防腐木的时候，给他的要求是将地弄平，否则我连一张桌子都摆不稳。木匠拿出个圆形的小东西，一按钮，就射出一道红光线，这个东西叫水平仪吧，他靠这个将我的露台铺得平平展展。防腐木之间是有间隔的，并不妨碍雨水的流淌。他干完活后，我指着露台下的长江说，你能以专业的眼光看出这江面的倾斜度么？你能告诉我西边的江面比东边的高多少？他伸头看了看，吃了一惊，说：“原来从高处看，西边的真比东边的高；我天天从江边走，还真不知道。江太大了，我哪里能看出西边的比东边的高多少。”

长江流到我家的窗户根下，水面陡然抬升起来，我认为这是生活赋予我的奇观。谁都知道长江中下游江面宽阔、水流平缓，是极少有奇特之处的。但极少有并不等于没有，因为长江在我家这处出现了一个沙洲，它呈流线型纺锤状，约有1公里长，近200米宽，它像一条巨大的鲸鱼停泊在江中间，正是因为它的存在，阻挡了水流，致使江面抬高。从我家这儿看，长江极具动感，你能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“不尽长江滚滚来。”

然而，奇迹之后还隐藏着奇迹。在一个寒冷的雨夹雪的早晨，我看到了长江静态的、如同雕塑的一面。那天早晨，我到露台上端一盆昨夜忘端的花，抬眼看了看江面，不禁震住，因为江面比平时又抬高了许多，每一块波浪都一动不动的清晰呈现，那时的江面有着强烈的立体感。丝丝白色的水汽在波浪边游荡，仿佛是为每块波浪镶着灵动的边。那时候长江仿佛是被冻住似的，像黄河上的冰凌，而谁都知道，长江在中下游是不可能被冻住的，那江面上还有船在艰难地航行。是两种力量造成这样的奇观，一是沙洲阻挡波浪的力量，二是大风也来阻挡并清晰刻画波浪的力量。组成波浪的水滴每一秒都在变换，但你却看不出来。大自然仿佛派来了无形的、气势磅礴的天才雕刻师，他完美地融合了季节、天气、地形的各种条件，雕刻出这寓无时不在于流动于静默中的壮观画面。他凸现出长江就像一个抱璞于怀的谦谦君子，让我们领略到它那不事声张地崛起，不动声色地前行的高贵风度。

爱默生说人的眼睛是需要养分的，而这流向眼睛的养分也流向心田，我们看到的伟大也必然引导我们，在心里构筑和雕塑伟大。

本版邮箱：zjrbfl@163.com

格尔木，一座十分年轻的高原戈壁新城。她已经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。前不久，习总书记专程前往平均海拔2800米的格尔木调研考察，并就青海省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十分重要的指示，他说：“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，尊重自然、顺应自然、保护自然。”

在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，我反复想到格尔木，想到那里的沙柳堡。

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有一段格尔木的生活经历。那时候，格尔木人总爱讲这样一个顺口溜：“格尔木，有个好；遍地都有沙柳堡。”这是一句大实话。

沙柳堡为何物，好在哪？

说起沙柳堡，格尔木东部那一望无际的沙柳堡群总令我神往。虽说那景物在格尔木周围“遍地都有”，但多数地方只是稀稀落落存在，与格尔木东部大片的、成群的不同。出格尔木东不到一公里，就可以看到一座连一座、起伏延绵的沙柳堡群。远远看，每个沙柳堡都像一座建筑物，高高矮矮，大的如小山，小的有似一座座烈士墓。走近看，每座上面都长满了碧绿的柽柳，有的枝头还绽放着一

梭梭殷红的碎花。在苍茫的大戈壁，能看到红花，那是怎样的感觉呢？这是可想而知的。我来到格尔木，初见如此美景竟有些激动！因而，我很快喜欢上了在其她地方极为罕见的这种景致。

老格尔木人告诉我，每座沙柳堡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。它们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：先是砂土被风堆积在柽柳周围，甚至把柽柳掩埋，然后柽柳顽强地钻出砂土，长出比土堆更高的嫩枝；再后又被掩埋，又顽强钻出……这样反复多年，砂土堆得越来越大，越堆越高，便形成了这种中国西部的神奇风景。沙柳堡依靠随风而来的沙土和杂物护卫自己的生存，它创造自己的发展条件，把戈壁滩装扮得美丽而可爱，令人叹为观止！以致后来我调离格尔木，不见了她，却还久久怀念着她，怀着再次看到她的憧憬！

柽柳又名沙柳、红柳，它耐旱、耐寒、耐盐碱，是世间的顽强者，戈壁的美容师。它冒寒抽芽，松柏般的枝叶既密又柔；迎风绽花，微红淡紫，成团成簇。给原本枯黄而落寞的戈壁带来斑斓的四季。因而，每座沙柳堡都包含着生命的玄妙，

充满了生态的奥秘！

我登上其中如山的一座，极目四望，黄的沙丘，白的戈壁石，夹杂着绿里带红的沙柳丛，碧波白浪般滚向远远的天边。其时，四野静谧，几只山鸡和灰雀的灵巧身影在枝叶间或隐或现，大戈壁涌动着勃勃生机。我仿佛回到了久违的老家茅山丘陵，心中重复起那句赞美“格尔木，有个好；遍地都有沙柳堡”的大实话来。

沙柳堡之好，不仅因她充斥了自然之美，还因为它有着超群的自然之力，它顶狂风，抗飞沙，给人安宁；平气温，稳湿度，容百虫，纳鸟兽，使格尔木增添勃勃生机，支撑着原本荒漠的格尔木地区的生态平衡。同时也给开发格尔木的先驱者提供了大量沙柳柴，奉献了防御苦寒严冬的温暖。

我亲眼看到，许多沙柳柴就是不费很大力气从沙柳堡掰下来的；因为成长为干燥的戈壁滩，因而又干又脆，即便才掰下来的青枝，也能见火就能熊燃烧，好柴火！1956年，陈毅同志进西藏考察，在路经格尔木时，听说有人挖沙柳堡取柴，当即光了火，指示说：“沙柳堡不能再挖

了。再挖，你们就会自己把自己赶出柴达木！”多么诚恳又善意的警告啊！

可是，最善意的忠告也未见得都有效。不打柴，要花钱买煤、买油，还得有汽车长途运输。钱，那时候我们很缺；汽车呢，更少；因此，为了保障起码的能够生活下去的条件，这柴还是得打。有多少沙柳堡就这样无形地消失了。

1958年，我曾在格尔木下连当兵近一年。那时候，当然也是为了保障起码的生活条件，下放所在的执勤点经常进行打柴比赛。打柴，实际上就是挖沙柳堡，松松的沙土里一般都埋有硕大的柽柳根。我听过陈毅同志关于不能挖沙柳堡指示的传达。一次打柴比赛，我寻到一柱很粗且很容易掰断的沙柳岔，但面对着它看了好久却没动手，不忍心啊，上面长着绿油油的枝叶呢！我宁愿放弃比赛成绩，宁愿多吃苦，走远路，钻到沙柳堡群深处，去寻找已经枯槁的柴火。因为背回来的柴火偏少，我每每被人嘲笑；虽然打柴的“红旗榜”很少出现我的姓名，但我却因为那份“不忍心”，觉得对得起那美丽的沙柳堡。

冬韵如歌

□ 荆墨

开始数九，冬天真的来了。冬天给人的印象，是寒冷的，单调的，乏味的，枯燥的。但细细品味，却能感受到那份深沉，那份宁静，那份婉约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冬天的街道，是安谧的萧条，也是寂寥的活泼。路上静悄悄的，看不到多的行人，却时时可以看见黄叶飘零。风起时，树梢扫过，呜呜作响；落叶划过，哗啦啦如纸般鲜脆。冬天的西北风把街道吹得干干净净，阳光淡淡地挂在天际，人们则被包裹得严严的，只露出一张脸。

冬天给人以皑皑白雪的圣洁。雪花飘零，普盖万物，流风回雪，一片茫茫，天地为之默然。透过漫天飞舞的洁白，倾听那静谧世界万物的心语。白雪荡涤过滤的心灵，忽然就此变得纤尘不染、晶莹剔透。千峰万岭变成了银山，树木干枝开满了梨花，茫茫原野变成了雪原。

冬天给人以红梅傲雪的坚强。在壮美寥廓苍茫的世界里，红梅显得格外鲜艳，格外壮丽洁白。红梅在凛冽的朔风中俏丽开放，迎风斗雪，独领风骚，经受了生命的严峻考验，练就了不畏艰险的意志，展示了逆境中奋起的风姿。

冬天的力量无处不在，她填补了人生三季的缺憾。岁月四季，一如人生，有欢笑、有泪水、有幸福、有痛苦，除非让时空定格，岁月定影，否则我们将永远生活在人生的春夏秋冬之中。

冬天又像一首深沉的歌，言尽而意不止，意在言外。当繁华落尽，雁阵空空灵灵地悄然飞去，只给我们面前留下庄严和肃穆，曾经的一切都在记忆中变得清晰。我在冬天里了一份期待，期待绿意常存，期待温暖永驻，每个晴朗的冬日，推开窗户，任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荡进窗棂，迎身去感受那扑面而来的清纯，仿佛置身浪漫的天堂，到处弥漫着鲜亮的色彩，找不见一丝瑕疵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冬天美得高贵，不但有外在独特的美，而且有其内在深沉的美。冬天虽然寒冷，可它却也是一种磨砺，一种锻炼。

冬韵如歌，慢慢地伸一个懒腰吧，来年的世界会更加美丽而精彩！



瀚海夕照 袁曾亭 摄

今天山不回应你

□ 陈凤兰

我们都是朝着大山呼喊的孩子，我们拢起双手，吸足一口气，用尽力气向大山呼喊——我爱你！稍等一会儿，我们侧耳细听，大山里已经回荡起一片应和之声——我爱你！余声袅袅，稀音隐约。我们也会恶作剧地呼喊——我恨你！大山依旧如此回应——我恨你，似乎空旷的山谷成了最大的回音壁。

哲人说：你是什么，世界就是什么。当你充满热爱，那全世界都是温暖与美好；当你与世界为敌，到处都是口诛笔伐，枪林弹雨。但无论如何，为友为敌时，我们都是“在”的，这种“在”叫“存在”，这样的“存在”因为互动交流而让我们意识到。

可有时，大山也会对我们的声音置若罔闻。无论你怎样声嘶力竭，怎样的呼天抢地，山似乎只是冷漠地旁观，隔岸观火似的无动于衷。山有山的世界，茂密的植被，穿行的动物，垂挂的瀑布……山演绎着一年四季的轮回，掌管着新生与死亡的轮换递序。



冬天出彩的植物不多，蜡梅算是其中之一。

说起蜡梅，最纠结的就是“蜡梅”还是“腊梅”。前两年同事为了读小学的娃，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，结果一直惊动到南京的语文特级教师，她认为古代典籍中，虫字旁的用法更多，这里的“蜡”是指蜜蜡色，代表梅花的黄颜色。老的是腊梅，寓意腊月开的梅。现在苏教版小学教科书上都是蜡梅，考试的时候要写蜡梅。

母校师专寿邱山两宜园东就有蜡梅，当年二十岁的我们扎着小辫在树下言笑晏晏。拎着画水粉的小桶，一高兴，就会把各种水粉撒落满地；结伴坐上公交车穿过正东路高高密密的法国梧桐，去文物商店买美术用品；一起早退拿着饭盒去食堂打糖醋排骨……再去，小园已封，落叶枯黄房舍破败，二楼窗口还有一个落满灰尘、依稀像是伏尔泰的石膏像，静静看着人来人往。传说不久的将来这里要被置换。我们逝去的青春，今后只能在照片里寻找了。离开时，在后院闻到隐隐蜡梅香，这么多年，唯有蜡梅香如故

而我们终将无人应和。人孤独得如身在岛屿，四围都是汹涌的海水。来往的船只全然不管我们燃起的冲天浓烟，挥舞的破衫旗帜。除了失落，我们还有被抛弃的绝望。只能像鲁滨孙一样用刻刀划下年轮，也任岁月刻满脸上的沧桑。

今天山不回应我，明天山也许还不回应，以后的日子也许山都会选择性地遗忘了我，无论我如何呐喊，如何咆哮，如何诅咒。颓唐的我不得不弓下身子，拖着身躯，蹒跚独行。不得不反窥自己的心灵：我心里有山吗？

如果有，我们忽然快乐起来。如果没有，那何不如垒就一座大山呢？

唯有心中有大山的人，他才会时时意识到自己的“存在”，因为他的每一声呼喊都有回应，哪怕是一声轻微的叹息，一句模糊的咕哝。

心中有大山的人，在人世间有种安闲的沉稳，有种神秘的飘逸，有种大气的宏伟，有种包容的博大……大山里有

丛生的大树，有嬉戏的鹿群，有啼鸣的小鸟，有流淌的小溪……大山不惧春愁秋悲，不畏夏暑冬寒。春花里有勃发的诱惑，夏叶里有成长的生机，秋果里有奉獻的甜美，冬雪里有储藏的希冀。

心中有大山的人，是一个精神明亮的人。

他的存在，以自我的审视，以自我的省察，以自我的反思而彰显，空灵而不空洞，飘逸而不虚幻，唯美而不饰伪。这样的存在，是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“无我”，是“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”的“失我”，是“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”的逍遥。

心中有大山的人，他无处不存在，只要他一声长啸，四围里都回荡着冥冥灵音，经久不息，袅袅无尽……



凌寒蜡梅独自开

□ 李军

啊。

上世纪90年代广告行业方兴未艾，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来说，到哪里都抢手。有同学去了广东，有去了上海，无锡。纠结之际去看同桌闺蜜，她为了爱情退学了，相约去宝塔山，那时候宝塔山还没有围墙，年少时我们并不懂得四季更迭变换的美。山坡上远远闻见幽香袭来，就是师专校园里熟悉的味道。于是循味而去，发现一片蜡梅树，枝丫疏影横斜，风骨傲然，一簇簇黄色的小花在阳光下闪着半透明的光亮，阳光透过花枝星星点点照在我们身上，花如张张俏俏的笑脸活泼泼缀满枝头。我觉得蜡梅是金庸武侠小说里俏娇绝美的黄衫少女，神秘淡雅。比如美女有浓妆艳抹，有清丽气质，我想蜡梅就属于后者吧。那时候的我忽然醍醐灌顶，从吃货的世界反转到花草的时空。世界上原来除了美味，还有更让人动容的东西，比如草木和诗意。

这份顿悟让我们几个就留在镇江这座小城，瓢饮一箪食知足常乐。真的是太爱这座城市了，精致的山水城市，爱情客对蜡梅的钟情喜爱。再去宝塔山，那些蜡梅还在，时光让枝干更素心高洁。在凛冽的寒风中面对熟悉的草木，心旌摇荡，一瞬间的恍惚，

之城。冬天的小城，哪里没氤氲着蜡梅暗香的浓浓生活温情呢？气质是一个人最好看的样子，我总感觉这句话是为蜡梅而说的。

古时候没地暖空调，更没机会飞去南方度假。古人的寒冬只能裹着棉衣围着火炉看书写字，在寒冷里会感觉时光特别漫长，冬至后进入数九，忽然看见外头有蜡梅嫣然绽放，这会让才子们眼睛一亮，让他们对暗香对蜡色爱恋不停，所以关于蜡梅的古诗古画实在是多。

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是蜡梅为主角的山园小梅图：“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因暗香，我想王安石的梅应该是蜡梅，千古传唱；小时候给孩子念过儿歌：“蜡梅花儿黄，身上不穿绿衣裳。大雪当棉袄，风来挺胸膛。别的花儿怕风雪，只有蜡梅放幽香。”还有画家传下的蜡梅图更数不胜数，可见文人墨客对蜡梅的钟情喜爱。

闺蜜说如果能做一株植物，她不愿当牡丹大富大贵，只愿做棵蜡梅，清淡平淡，超然度外，做一棵内心澄澈简单的素心梅。

就是二十多年的光阴倏然流淌。花是花，人却非当年的人，退学的闺蜜事业大成却遇婚姻问题。草木无言，时光无情。“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！”植物不语，却看过人世间所有大起大落悲欢离合。

闺蜜说如果能做一株植物，她不愿当牡丹大富大贵，只愿做棵蜡梅，清淡平淡，超然度外，做一棵内心澄澈简单的素心梅。

零售每份1.00元